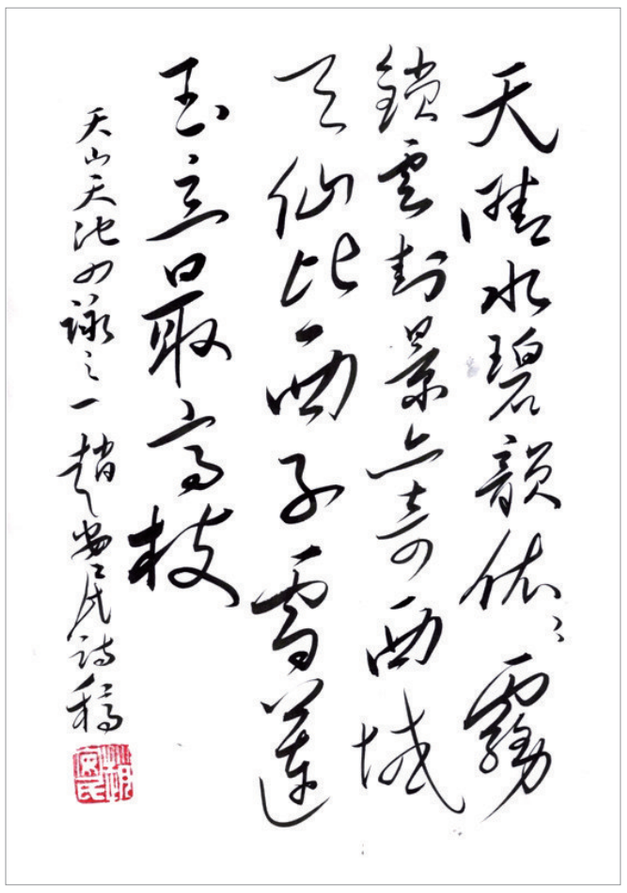
以理进技 运斤谋篇

——赵安民书学解读

□张乾元



赵安民诗稿

称赵安民是学者型的书法家，或精于书法的易学家、诗人，或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书家、医家，都是实至名归的。

赵安民学出中医，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北京中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国学家钱超尘。受其师影响，渐转入医古文、古代文献的综合研究。90年代初进入古籍专业出版社——中国书店出版社从事国学图书出版工作，主持或参与种类繁多的国学经典的审稿编辑工作，包括《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伤寒论》《针灸甲乙经》《中藏经》《周易》《老子》《新编中国哲学史》《步天歌研究》等，自己也由此进入相关的专业理论研究的领域。在20多年的编审工作中，其始终保持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与严肃的校勘原则，也非常稳固地打下了深厚的古籍、训诂、史学、音韵等文献学功底，这是当代艺术家很少具备的国学实力。众所周知，中国书店是北京琉璃厂文化街的老字号古籍文献书店，沿用古代前店后厂的经营形式，以出版和展销历代线装古籍、新印古籍文献和中国书画艺术典籍驰名，赵安民正是这里的主要编审和出版人。在中国书店工作将近16年后，奉调线装书局主持国学（诗词）编辑部工作。现任中国书籍出版社副总编辑。他编辑出版了大量的书法图书，如线装本《三希堂法帖》《金代官印》《历代书画艺术典藏：王铎卷》，平装本《书谱解读》《古代书画》《古代玺印》，并与人合作策划主编了精选解读历代行草书墨迹的《行书经典》《草书经典》《唐四家墨迹经典》《宋四家墨迹经典》《元四家墨迹经典》《明四家墨迹经典》《清四家墨迹经典》《古代禅宗墨迹经典》等中国书法名帖系列经典。通过传统书学的研读考察与编辑整理，他对传统书法的历史和历代著名书迹有了较为全面的探索。这也是他涉足书法艺术的积学、研阅、酌理与修文的缘起因果，更是他笃志书学、临池不息的动力。凭着这些博学的文化实力、钻坚仰高的书法眼力和每日操笔、夕惕忘疲的书写，他坚信自己的书法也一定能超越凡俗，登临高境。

我与赵安民的认识，是通过出版我的易学书画论著《象外之意：周易意象学与中国书画美学》，在中国书店出版社初见的。上世纪90年代末我就阅读了他编辑的易学书籍、他主持策划的“易学文化丛书”和他负责编辑的“易学智慧丛书”等，这些文献在易学界有较大的声望。我选择该出版社就是奔着他的学术影响力和在易学界的组织力慕名而去的，没想到他竟是一位功力雄厚的书法家。所以一见如故，谈笑无拘，并在后来的庐山易学与科学大会、雅安国际易学大会、安阳河洛文化研讨会等学术会议上多次相聚，成为知己朋友。

赵安民的书法基于晋唐楷行草书，成于今草，近年转入“毛体”研究。“毛体”虽然不在传统书学之列，但仍系传统一脉，兼“羲、献”之秀逸，“张、素”之狂颠，“苏、米”之豪放，且古意雄浑，信道抱真，纵横驰骋，帖学正宗，固可为楷则。赵安民认为“毛体”的狂草一点一画皆遵循古法，一笔一字皆独具体势，靡形不判。赵安民的草书正具备了每一字画形体皆可分解判察的严谨与跌宕，而且他的诗词、信札、游记皆是毛笔书写，他研究的是“毛体”诗、书、文、道交融互渗、兼收并蓄的内在机制，而不是简单的笔迹临摹，这是他近年以来研究“毛体”的心法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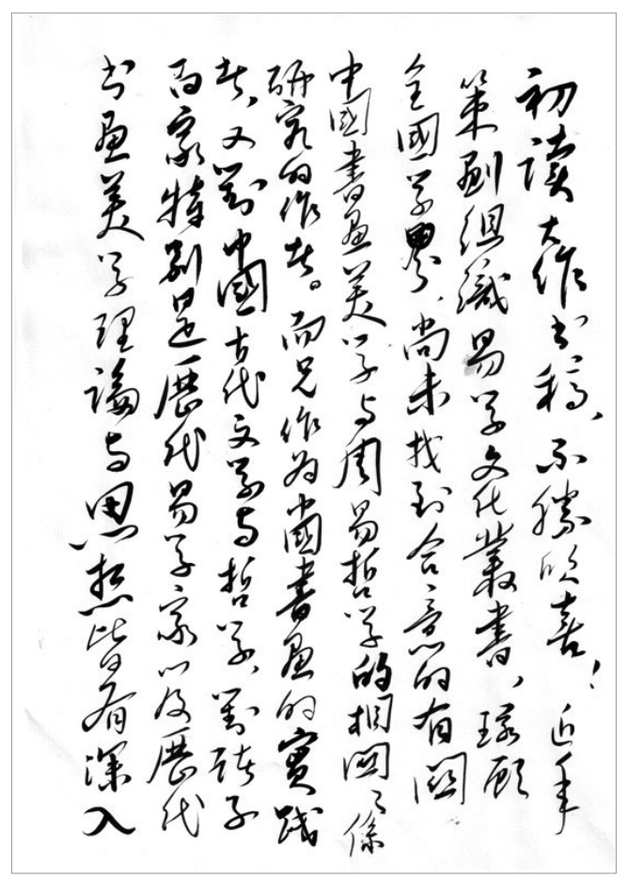
赵安民的书法表现出以下多种人文情怀和学术意境。

首先，是深厚的笔法功夫。笔法的精研和锤炼非一日之功，一朝之悟。赵安民练习书法，能将易学的乾旋坤转之理研究引入笔法的探赜思悟之中。其行笔刚劲，骨力雄厚，线条奔放，气势豪迈，有乾阳之健；其体势婉转，云行雨施，藏头护尾，流美含章，有坤阴之柔。书法用笔能得乾坤刚柔之合泰，天地本体之创生，从其消息而用之，则妙境生辉，得之要道。

其次，是幽深的诗文意境。中国艺术离不开因文明道，应物象形。艺术的理想境界应依赖于艺术家的文化素养和人格品操，书法的神境需通过文心、文德、文明来缔造，所取之象乃是超验思维、宇宙领悟、知觉情感、整体形式构成与无穷空间境界的综合体，悟道味象，直参造化，这是“书法”不同于西方“书写”的关键。赵安民从事古籍编辑工作，日常陶冶其中，并非单纯地为写而写。三年前出版的用中国传统诗词形式讲述丝绸之路精彩故事的专题诗词集《新疆诗稿：丝路新貌与西域故事》，后被选入中国新疆文化出版社与美国克鲁格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新疆丛书”，是繁体汉字与英文对照的版本，在美国发行。他的书法，内容大多是他自己的古体格律诗词，是诗意画境、书学空间与人文情怀的相互渗透，诗书合璧，文道并重，直贯玄理。没有对儒道文化全面的认知与体验，则无法营造太极化生、无往不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时空意境。

其三，是平和的心灵世界。平和简净的心境是容纳万象、审美创作与审美判断的观照前提。杨雄曰：“书，心画也。”张怀瓘曰：“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此处“书”虽不特指书法，但书法同语言、文辞等艺术形式一样都是心灵的映射。赵安民一直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国学文献的编审，朴素简洁，气正心正，三十年不改其乐。其《周易注解》融入诗、书、易、医结合的气化阴阳、三才五行、阴阳平衡的中医观念和美学思想，堪为独步。虽然从事书法文献编审几十载，研古师古，役心精微，但始终不以善书自喜，平淡寡欲，从意适便。狂草舞动，淋漓挥洒之中现出碧虚寥廓、空寂明透之意境，是“心画”与“造化”的咸交，“博古”与“铸今”的相推。此与今天书法界不研古法，不读古籍，游扬虚誉，“趣时贵书”，投机钻营之流弊，判若霄壤。

赵安民的书法还在不断地图变更新之中，愿其覃思精进，以理进技，运斤谋篇，多出妙品。



赵安民信札（局部）

世界因遗产而璀璨

中国古书画鉴定修复与保护国际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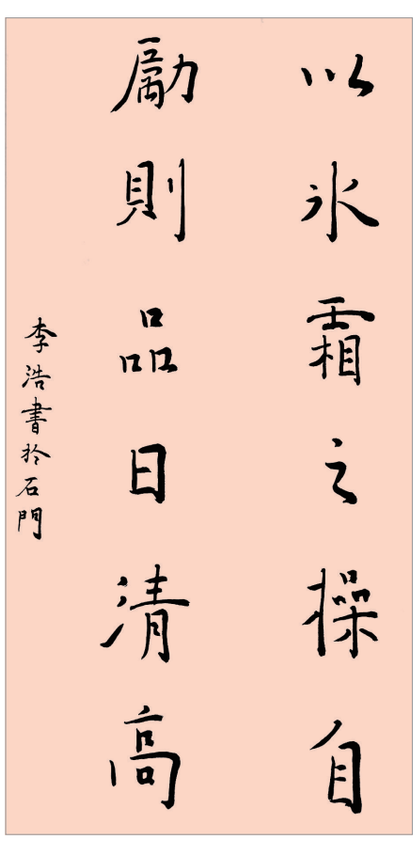
6月5日，“世界因遗产而璀璨——2018中国古书画鉴定修复与保护国际高峰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开幕。来自国内外的200余位博物馆界专家学者和画家与会。

在2016年举办的首届论坛上，来自全球部分知名博物馆、美术馆、画院、高校的画家、评论家、私人藏家齐聚一堂，交流探讨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合力保护中国古书画的新思想，不仅关注古代书画本身，更关注隐藏其中的艺术、文化与文明的更多可能。今年举办的第二届论坛以一种面对文化的非功利性态度，旨在对中国传统古书画进行挖掘、保护、鉴定和整理，使之具有“活态”文化的延续性、多样性与开放性，深度发挥文化遗产在人类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论坛依然延续“鉴定”“修复”“保护”三个主题，一方面关注中国书画与中国精神文化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关注在现代视野下的中国传统修复技术与国际范围内科学方法的结合运用。同时，论坛将展览、学术报告会、圆桌会议三种形式有机结合，以对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为出发点，呈现出展览交流、专业学术、研讨互动的国际学术会议新形式。

本届论坛得到了多家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在张斌、张继刚、张小岗、张美芳等倡导下，由张继刚策划、组织并邀请了相关领域的诸多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与会交流。大家谈到，时间沉淀出历史，历史汇聚成文明。在璀璨而丰沛的文明史中，创造和记录着人类对世界的感知与对精神的凝练。在历代书画中，有形的物质空间与无形的心灵诉求，创造出各个民族特有的生命印记与成长空间。我们对于古老和历史的追忆，对文化遗珍的眷恋与发扬，寄托着人类共同的对璀璨未来的向往。重拾传统，已经刻不容缓。体味在传统文明进程中发展而来的优秀文化价值体系与美妙无比的理想空间，改善传统文化的文化生态环境，健全传统文化保护措施，提升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抢救现存的文化遗产，是我们现在与将来的永久事业。相信通过各方携手努力，我们必将开辟出一条继承传统文化的新路。 （欣 闻）

学书絮语

□李 浩



李浩書於石門

一

写字画画一直是我的爱好，将会伴随我一生的爱好。我曾“专业地”学习美术，整整三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然而这三年的时光基本上“摧毁”了我的这一念头。我可能会成为一个以绘画糊口的画师，大约也可以糊得不错，但永远和“大师”们会有永恒的距离。三年的专业学习，更让我看清的是才气上的差距。

当然，在学习绘画的那个岁月，我不可遏制地喜欢上了写诗。激情的转移也是一个问题，但不是首要的。我觉得在绘画上我缺乏开宗立派的能力，而仅仅做一个迟到的跟随者，我也非常非常地不甘心。我承认，这是老老实实的大实话。

二

爱好，其实很“耗费”。我说的不只是笔墨纸砚的耗费，更为重要的是它会耗费时间和精力。刚毕业的那几年，我有时还坚持书画“日课”——可一旦开始就完全停不下来，本来只想画一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然而画到一半儿如此停下很不甘心，何况还有墨色、颜料的干与涸，如果停上半天可能会影响到效果。于是，一小时变成了两小时，变成了半天，以至变成了整整一天。

雷平阳给大解写过一幅字，叫“丧志之玩”，对我而言对书法和绘画的喜爱几可谓丧志之玩——我在年轻的时候，当然更醉心与更虐心的是写作，而如果继续书画，将会“耗费”掉我大量的时间。不光是写与画，读帖与读画也会随之耗费时间，即使停下来这一天并没有画画也没有读贴读画，但脑子里还总是想笔墨应怎么用……我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写出好作品来的急迫远比现在要急迫得多，那才算是真正的急迫。在经历反复的掂量之后，我决定放弃。不然，书画真会成为我的“丧志之玩”。

一停，就有十几年之久。我书桌上的画册越来越少，笔墨纸砚也尽数一一丢掉，直到2008年。

这一年，我去鲁院学习。几乎是后半段我才算认识了李晓君，也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我才“重拾”书画。如果说之前我的“丧志之玩”更多投入在绘画上，那之后，我更多地转向了书法。第一次，我从李晓君那里感受到了米芾的好，之前我并不觉得米元章的“刷字”有什么，甚至觉得丑；第一次，我从马笑泉的引荐中懂得了王铎，之前我同样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发现我惯常以为好的，其实一般或者都不如一般；而我原来以为不好和很不好的，其实恰是高度和高峰。

见识很重要。这句话反复地被人提及，而我也反复地不以为然。但在2008年，我在李晓君和马笑泉的“帮助”之下开始领略王铎与米芾，才知道这句很有真理气息的话，是那样的道地、中肯、有见地。

三

尽管我反复地将自己学习书法和绘画称作是“丧志之玩”，但我必须承认而且是很认真地承认，我从自己对于书画的学习中受益很多，其中也包括对文学的滋养。

不只是“知识”，在小说中出现足可以显得内行的知识——如果是必须和独特的需要我当然会将这方面的知识放置在自己的小说中，以增加其丰富度和陌生感，但我并不看重这些。我所谈的滋养更为内在。

一是观察角度和细微，以及细微处的微和妙。这是美术和书法训练所带给我的。

二是整体的布局感，以及语言、叙述、故事所呈现的色调——在每写一篇小说的时候，我都会首先设想它的速度，它的用词，以及这速度和用词所能呈现的色彩感。

三是协调与统一，它也是在我学习书画的过程中所在意并运用于写作中的。

四是场景的设计，我在小说写作的时候时常会默想：这个人应从哪里进来，他如何在场景中突出出来，光应当从何处进入才能保障效果最佳，他如果移动会移动到什么地方去……我会悄悄地给自己构图。

四

现在，我在师范大学任教，教授写作。而我的教授方法，更多地来自于当年的艺术学习，我认为它运用到文学中同样有效，而且真的有效。因为，我所有教给学生的，多是“经验之谈”而非理论之谈。

在学习美术的时候，我们的主体课有两项：写生，临摹。我认为小说的写作也应是这两门课和这两门课的延展。写生，就是到生活中去，到生活中捕捉，到生活中体验，看同样一件事谁还能有新的并自恰的角度，谁还能有抓住主要和本质的能力，看谁的造型更准更妙。而另一课，临摹，我以为更为重要——但在我们的习惯教育中这一点经常受到轻视，可轻视它，我们的文学和文学审美就要付出加倍的代价。我愿意和学生们“亦步亦趋”地拆解、临摹经典小说的种种设计，在这一拆解和临摹中充分体会它在设计中的高与妙，其合理性与有效性，在这一基础上再追问何以如此，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在最初的阶段，我反而倾向于“就是有更好的可能，也首先按原样临摹，哪怕是你觉得明显的瑕疵”——有时候，这瑕疵也许是我们见识上的问题，是我们一时无法体会的沉涩丰厚。

在写作中，我们似乎从不强调临摹，而愿意直接“创造”，而且我们还有着丰富的“影响焦虑”，总怕有临摹的痕迹——可不从临摹入手，你大约无法充分地体会前人的经验和这些经验的运用，无法把真正的、内部的文学知识学到手，在这一前提下你的创造很容易在几年的时间里只在简单的问题上打转儿，技术一直不过关；或者你这样的天才把前人已有的经验又发明了一遍，甚至都不如前人总结得好。可在我的艺术学习中，临摹是不可少的，而我也真的从中受益、大受益。

三年以及更久的艺术学习还给了我一个坚固的理念，“不堕俗格”。俗，对我们这些学习书法和美术的人来说是第一敌人，俗，等于是死刑，而且从不设缓刑。无论是书法还是美术，我所接受的教育都是：对一件艺术品最高标准是“不俗”，而“俗”，则直接将它排除在艺术之外，不过是蒙骗傻瓜和外行的“货”而已。它也直接影响到我对小说、诗歌的判断，我固执地把不俗、“不堕俗格”看成是文学的重要标准，甚至是第一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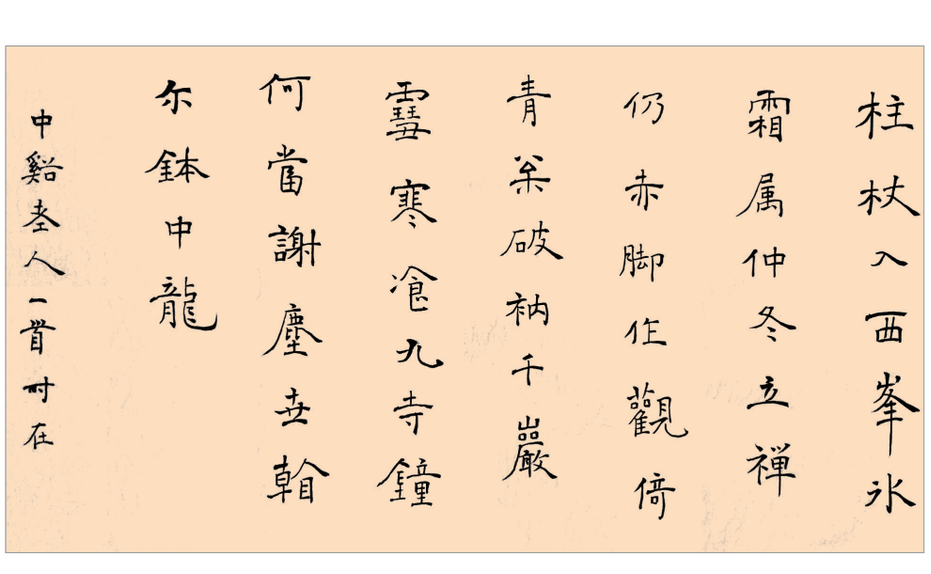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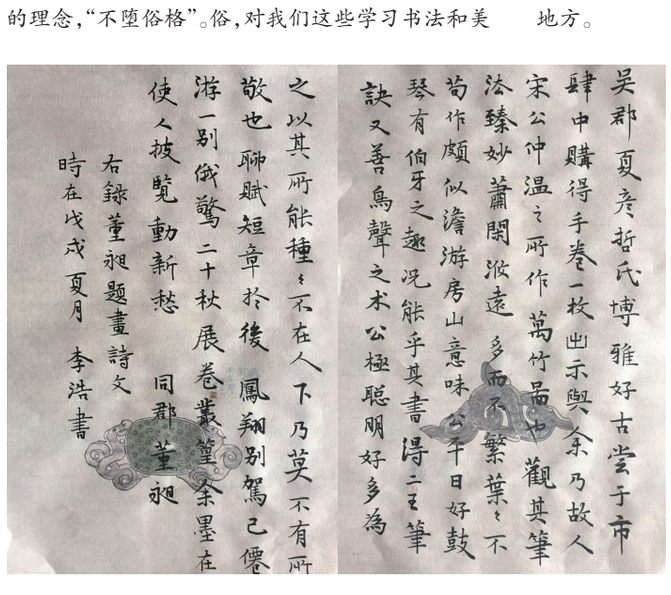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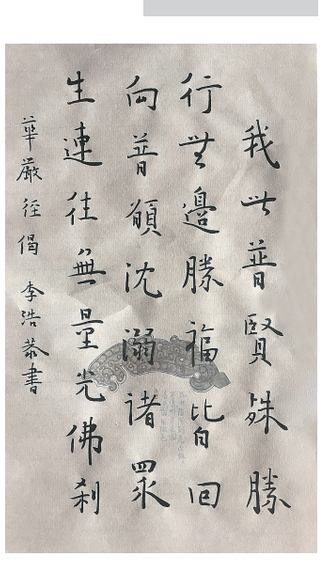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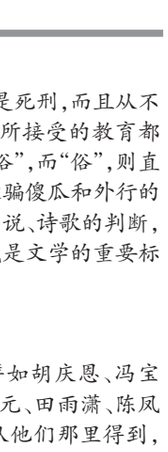
五

有一些书法家、画家朋友，譬如胡庆恩、冯宝麟、平之强、刘树允、江书学、吕铁元、田雨潇、陈凤壬……我愿意成为他们的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而且，我也的确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

某年，去往雷平阳书房，他告诉我他书法的受益在于一是读帖，二是盯着书法家们看他们怎么写。他告诉我，那些书法家们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力量要送到”，他的示范也让我受益良多。

作家徐则臣说我的字不懂得放，“小学生的字”——我承认他说的有道理。我的字的确过于内敛，相对而言中宫紧，于是我用几年的时间从王宠、黄庭坚的楷书，以及喜爱的魏碑中寻找，试图让自己能变一面目。

在我们的传统中，有许多高雅、有趣、有着含蓄之美的事与物，譬如书法、绘画，譬如茶和茶道，譬如种种的玉石及美器……它让人着迷，让人沉浸，让人感觉穷尽一生也依然是远远不够的。一旦进入，则很难再从中走出来，这既是其魅力，也是其“丧志”的地方。



中谿叟人一首 时在